

## 聚龙湖

六洪书



往事如新

## 西乡之变

□万爱顺

我们西乡,大河小河四通八达,河道纵横交错,水质清澈见底。这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水上交通的便利,也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口福——河里生长着各式野生的鱼、虾、螃蟹,品种名目繁多。特别要说一种叫“虎头呆子”(又叫虎头鲨)的鱼,别看长得不好看,可全身都是肉,入口鲜嫩,到嘴就到肚。河里的水草与烂河泥,还是庄稼的当家肥。冬天把河泥围上岸,泼在麦田和油菜田里,像盖上一层厚棉被,让庄稼不受冻害,来年一片绿油油,准是好收成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船是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。每个生产队都有好几条木船和水泥船,吨位小的能载两三人,大的能有二十来吨。生产队要去公社买化肥、农药、柴油,或是卖棉花、交公粮,都离不开这些农船。有时候船紧张,还得队长出面协调,甚至向邻队借船用。

西乡,从哪里划分呢?有人说是盐城往西的鞍湖、郭猛、北蒋、中兴、秦南、学富、义丰、楼王、大纵湖、北龙港这一片;也有人认为从潘黄、马沟以西都算。不管怎么划,我总以身为西乡人而骄傲。西乡人勤劳、热情、真诚,而且人杰地灵——近代有“中央一支笔”胡乔木;义丰有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、专业作家,曾任《小说选刊》主编的李国文;学富镇中兴街道有著名作家、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等,他们都是我们从西乡走出来的。

那时候西乡人进城,主要靠轮船。班次不少:有从大纵湖北宋庄开往盐城的“北宋班”,有楼王班、北龙班、义丰班,还有一班开往镇江的“邵伯班”。能进城开会或办事,在那时是件让人羡慕的事。尤其是每年正月里,县里召开“三千会”——生产队长、大队和公社干部都要去盐城,总结上年工作、部署新年任务。回来后,还得一层层传达会议精神。平常进城的人不多,除了因公出差或在县里工作的人,一般人很少有机会去。

到了八十年代,一件新鲜事轰动了西乡:盐城第二汽车运输公司开通了盐城到秦南的班车!从此,坐汽车进城成了新选择,又快又新鲜。虽然当时还是

土路,“晴通雨阻”,但人们也都习惯了看天出门。

如今的西乡,河流还是那些河流,河道也没大变。只是当年立下大功的农船,几乎不见踪影,偶尔才能在村河的角落里看到一两只小水泥船,被人用来在船舱里种点茭菰、荷藕。

“要致富,先修路”,这话一点不假。随着交通投入不断加大,西乡早已实现村村通水泥路、柏油路,有的路甚至通到了家门口。城乡差距越来越小,西乡人的出行也早已实现公交一体化,一小时就能融入城市生活圈。开往西乡的公交车很多:K9、K901、601、K8、K7、701……班次密集,可有时还是显得紧张——坐车的都是哪些人呢?

因为乘公交方便,回家的次数也多了。我稍一留意便发现,乘车刷卡的有幸福卡、双拥卡、献血卡,也有手机扫码或付现金的。平常座位还算宽裕,可一到周六早班车,车上就挤满了学生。爷爷奶奶带着放假的孙辈回家度周末,看看田里的菜要不要浇水,房前屋后转一转。周日要是因故没回城,周一早班车就挤满了大包小包:空油壶、蛇皮袋,里面装着米、菜籽油、青菜、青蒜、菠菜……都是往城里带的自产食物。人一多,东西一多,车就显得格外挤。

无论车上人多人少,驾驶员和安检员总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。乘客上车坐稳才开车,没座位的也会被提醒抓好扶手。偶尔有乘客早起犯困,在车上打起呼噜,驾驶员便会严肃提醒:“下次在家睡足了再出门,车上睡觉摔下来可不好。”这话听着不客气,却句句在理。

西乡真的变了。城里有的,西乡也有了;城里没有的,西乡也有了。每到傍晚,乡镇和村庄灯火通明,超市、连锁店一家挨着一家,餐饮、影院、文化广场样样齐全。老年人在广场跳舞,爱唱歌的在路边唱上几嗓子,年轻人下班后在灯光球场打球、比赛。如今的西乡,什么也不缺。一到周末,反而常有城里人带着孩子来到西乡,走进田野、亲近自然,摘草莓、住民宿、吃农家菜,享受这里的美丽乡村风光。

## 我的龙泉书屋

□董绍华

老家大丰区白驹镇海宁巷深处,藏着我的一方小天地——“三香斋”庭院。此处颇具“采菊东篱下”意趣的院落,有三间“七架梁”主屋,配有附房、厨房与卫浴各一间。院内书香漫卷、花香萦绕,再混着收藏酒瓶的淡淡醇香,三香交织,沁人心脾。院东那条弯弯的龙泉沟,更是点睛之笔:沟中鱼翔浅底,岸边花团锦簇,一畦畦黑土地孕育着葱蒜、辣椒、青菜等时令蔬果。四根1.85米高的钢管架起25米长的不锈钢绳,成了邻里晾晒衣被的便民设施。数十户人家依沟而居,而我,便是这处明清风格小院的主人。

2016年底退休后,一位老同事的话点醒了我:“退休要想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,不妨投身公益,潜心读写。”于是,我便将这处闲置老宅改造成邻里共读、休闲的去处,“龙泉书屋”由此诞生。

我曾是中学教师,后来辗转多地任职。丰富的工作经历让我深知文化滋养的重要,退休后,更坚定了践行“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”的初心。我积极参与公益志愿活动,闲暇时便埋首书海,调研采风,笔耕不辍。这些年,陆续出版了《韶华心语》《白驹茶话》《古镇情缘》等6部作品,文字成了我晚年生活最忠实的伴侣。

徜徉书海的乐趣,不足为外人道也。我自小嗜书,深知读书于个人成长的深远意义:它既能增广见闻、提升修养,亦能开阔视野、涵养心境,是最珍贵的修身之资。鲁迅弃医从文,以文字唤醒国人精神;“粗缯大布裹生涯,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古人的箴言更道尽读书的魅力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我便想让这份书香惠及邻里。

我从宅中腾出一间卧室改作书房,用两个旧衣柜权当书橱,又添置了3张书柜、4只书架,将2000多册私藏图书悉数陈列,邻里书屋初现雏形。客厅墙壁上,本地著名书画家的写意作品熠熠生辉,为书屋平添了几分文雅气韵。

书屋内的藏书品类丰富,兼顾不同读者需求:既有本地作家

的心血之作,也有中外名著、文史典籍与国学经典;从中国通史、二十四史到世界通史、历史演义,从古典文学解读到马列论著、毛泽东文史哲论著,历史的厚重与思想的光芒在此汇聚;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读物之外,科技、医疗、保健类书籍满足了日常需求;少儿读物区的神话、寓言、成语与革命故事,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

起初,书屋的访客寥寥。为了让更多人走进来,我另辟蹊径,添置了玻璃展示柜、棋牌桌与小茶柜。玻璃柜中,《北戴河》《水浒传》等珍品邮册、本地名家书画集与《大丰·上海知青青春岁月》刊物,诉说着岁月深情。近300只花式酒瓶堪称一绝:戏剧脸谱、水浒人物、四季景致、梅兰竹菊与古代四大美女等图案栩栩如生,国内十大名酒与特色酒瓶齐聚一堂,不经意间勾勒出邮政、酒品、瓷艺与字画文化的缩影。

文友朱春亚来访后,挥笔写下七律《访龙泉书屋》:“一街一巷一条沟,一路一绳解浅忧。一垄一畦一片绿,一砖一瓦一庭秋。一榻翰墨晚晴暖,一壁丹青万恼休。一树一提一念梓,一壶一案一清悠。”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大丰区作家协会副会长陈晓春亦有七律《小巷文院》相赠:“小院深深避俗尘,书香酒气总随身。登台远眺舒心志,弄菊闲居养性真。苦学浮生多雨雪,倦游晚岁数星辰。蒙加青眼期相约,共向烟波下钓纶。”两首诗作,道尽了书屋的雅致与温情。

棋牌对弈、观赏藏品、共赏影片……多样的活动让书屋渐渐热闹起来,人气渐浓的同时,也让大家慢慢留意到书架上的藏书,阅读的兴趣悄然滋生。这种“以文交友、以史为鉴”的营造,得到了社会上更多人的认可。

如今的龙泉书屋,早已成为邻里与文友的聚集地。妇孺老幼在此喝茶聊天、读书博弈,巷口的这方小天地,氤氲着浓浓的睦邻温情与文化气息,成了名副其实的文明港湾。